

也是小年

□南京 吴晓平

那天,也是小年。
天阴凄凄的,似乎在捂雪。一大早,我去同学家借了三轮车,下乡接奶奶回城。说起来也叫折腾,奶奶瘫痪在床多年,从我小学起,哥哥姐姐插队农村,就是我留城照顾。后来姐姐盖了知青房,爸妈觉得我学业日重,一人又读书又照顾奶奶,实在忙不过来,便接下乡了。那年我高中毕业,父母怕我这个唯一留在城里的独根苗被动员下乡,叫我把瘫痪奶奶再接回城,增加留城的砝码。想想奶奶这一生也是可怜,当年在家乡年纪轻轻就守寡,缝穷养活独子。我父亲没成年就偷偷跑到外地参加了革命,奶奶日夜悬心,哭成迎风落泪眼。好不容易熬到解放,父亲接她进城,原本想老人家享两天清福,结果又戴上右派帽子,和母亲双双下乡,只留下奶奶在城里,靠父亲降级后的微薄薪水拉扯我们四个娃。拾煤球,捡菜边,眼看着将姐姐拉扯大,又碰上“文革”。最揪心全国大串联,哥哥姐姐全跑了,奶奶最疼爱的长头孙子大哥还步行长征,一去旬月无音信。奶奶日日扒着门框哭,活活把眼睛哭瞎。大哥回家那天,奶奶开心得像个孩子,扒下大哥的脏衣脏被,大寒天里洗了几大盆,手指泡得又红又肿,当晚就累倒了。医生说是风湿性关节炎,从此瘫痪在床。没想到瘫在床上还不得安生,为了我留城,如今还要把她老人家再接回城,歧路颠簸,想想也叫人心痛!
清大巴早从夫子庙出发,过大桥,翻山路,整整骑了五六个小时,中午才赶到江浦农村家里。进门先到奶奶床前,亲了亲奶奶。奶奶抹着我头上汗说,乖啊,累成这样,接我去做什么?我不敢多话,只说城里老

早春的信使

□山西阳泉 孙克艳

我的老家是个四季分明的地方。每每过了年或立了春,天气便与年前有了明显的差异,不再是凛冽的寒冬,隐隐间有了春意。过了“破五”,乡邻们就从年味里挣脱出来,各自忙活开。扛着锄头下地锄草,挽着篮子剝野菜,吹着春风,走进野外田间。
一早一晚,仍有些冬天的寒意,身上堆积的衣服像铠甲似的,一层裹着一层。但到底,不像年前那般缩手缩脚了,人也像蜗牛似的,试探着伸出了触角,触摸着一日一新的早春。偶尔地,仰望天上日趋温暖的太阳时,便能听到心底凝结了一个冬天的冰层,“簌簌”地消融了,滴答、滴答……

元宵节的愿想

□山西临汾 纪栋

记忆中的元宵节,与如今的元宵节已经是截然不同的景象,与其说是习惯于回味童年生活的美好,倒不如说是更容易不自觉地沉溺于那纯净的时光。一条铁路和一座铁路桥,一碗手工元宵和一场看不太懂的红火,还有一份儿时的愿想。
幼时的我十分喜爱吃元宵,每次从学园出来,总能看到母亲的红色嘉陵摩托车停在路边。我坐上车,母亲把我载到铁路桥下,等待着火车鸣笛而过。那时有一对邻县

邻居想她了。说话间,哥哥姐姐在三轮货车上垫了厚厚的稻草,又铺上一床垫被。因为急着当天晚上就要还车,我匆匆扒下两大碗干饭,嘴一抹就走。大哥看我一脸疲惫,还不停地揉屁股,就说,你一人骑,太累了。我刚才已和生产队请了假,和你一道送奶奶回家!

大哥推上自行车,跟在车后,一手扶龙头,一手推。走出三四里山路,我们上了公路。看路面平坦,大哥说,你让我骑一段试试!我想说,三轮和两轮不一样,你骑不好。但大哥已抓过龙头,我知道他是心疼我。大哥扶稳住龙头,试着起步。一开始还蛮稳当,踩了几圈,大哥感觉三轮没我说的那么难骑,脚下一发力,加快了速度。我扶着车厢,才喊小心小心,话未落音,大哥的龙头猛向一边偏去。我双脚撑地,使劲拉住车厢,大声喊,拉过来拉过来!大哥使劲反向一打龙头,只见三轮车急速一个旋转,从高高的公路上冲而下,栽向路边的河里。我拼命喊,拼命拉,哪里拉得住?脚下一个趔趄,天旋地转,扯着车厢就掉下河去……

记不清当时的狼狈状了,只记得我爬起身时,半截身子已在水里,三轮车不见了,只见一个边轮在水面空转。搜寻河面,就见奶奶裹着棉被,居然漂在水面上,我一把扯过奶奶大哭。我俩手忙脚乱抱着奶奶,爬上高高的公路,坐在路边抱着奶奶哭。可怜裹在被子里的瞎眼奶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,还安慰我们。这才发现,奶奶身上盖着的一条被子一点儿没潮,底下垫被也只湿了半截儿,只可惜垫底的稻草全散落在河面上,已经捞不回来了。我们从河里捞出三轮车,奋力抬上公路。将半湿的垫被铺在车厢里,干被半铺半盖裹着奶奶。依大

哥的意思,赶紧回家,也就是乡下的家里,重新换了衣被再说。可我看天,彤云密布,要下雪了,就说,还是直接回城吧!

我卷起裤腿,奋力蹬上三轮就走。这回,大哥再也不敢和我争了,只是骑上他的自行车,飞快地骑到我前面很远很远,然后将车停在路边,跑回来,推着我的三轮往前跑。跑远了,再回去拿自行车追……就这样来回折腾,呼哧呼哧喘着粗气。几次叫他不要推了,我骑得动,但大哥就是不肯,赎罪似的来回跑。到了石佛寺,他跑不动了,我也骑不动了。停车检视奶奶,就见老人家脸色煞白,一摸身下垫被全湿透了。大哥赶紧脱下棉袄塞在她身下,我也脱下棉袄,裹住奶奶变形的腿——风湿关节炎,不能再冻坏了!奶奶冻得咯咯发抖,还咬着牙关说不冷,不让我们脱衣,当心受凉!路上耽误一分钟,奶奶就多受一分罪,我挣扎着又骑上车,屁股疼得钻心,一摸黏黏的,估计磨出血来,一咬牙,双脚轮番站在脚踏上,继续前行。天色暗下来,淅淅沥沥的小雨里夹着冰粒,打在脸上像刀割;呼啸的北风扑面而来,呛得气都喘不过来,寒气嗖嗖直往骨髓里钻。眼前模糊一片,抹一把不知是雪还是泪,我拼命地踩……天黑时分,终于来到大桥脚下。华灯初上,灰蒙蒙的桥面上,薄冰晶莹。没工夫喘息,我跳下鞍座,一手扶龙头,一手拉车厢,弓腰蹬腿,一蹶一滑在前面拉。大哥一手扶着自行车,一手使劲在后面推,我俩沉重的脚步伴着粗重的喘息,一下下砸在大桥上……终于登上桥头堡,只见大江南岸一片灯火,偶尔还夹杂一两声零星的爆竹……

那天正月十五,南京人称小年;五十年前的小年,我十六岁。

走近阳光

□南京 刘月雄

日夜忙碌,裹着我的肉身常被疏忽,想必积了太多沮丧,小情绪不断加码,连续数周,害我夜半时分腹疼难受往医院里赶。

打针吃药后,听了医生的建议,我去做了胃肠镜。最折腾人的是手术之前清肠,要忍着喝药后的腹胀恶心,一边把水往嘴里灌,一边不停地走,一个人在夜晚的病房里走来走去,走得体内大动干戈,而精疲力竭;术后遵照医嘱禁食,饥饿如虫在体内游走,时间跟着输液管里的药水,在眼前一点点滴落,慢得简直难熬。幸好,窗外的阳光,活泼泼地闯了进来,批发着我的热情,那一寸寸光照,渐渐从我的眼前,踱到了内心,将灰暗掀去。

第二天中午,病房里来了对母女,她们很麻利,边说着话,边拾掇着带来的衣物,母亲催促女儿:“赶紧出去吃个饭,别耽误了上班。”女儿有些不放心,母亲说:“没事,又不是第一次。”瘦小的她,看起来不像生了病的人,见我看她,便聊了起来。

她是在照顾患前列腺癌晚期的老公时,感觉自己有点不大对劲,结果检查出来是结肠癌早期,做过手术了,现在准备第二次化疗。他们夫妻六十岁有余,一年内接二连三遭逢重疾,说起这些,她的脸上并无一丝愁苦。她笑着说:“我发现得早,积极治疗应该没问题,老公目前状态也不错,我们各自还能照顾自己。”没多久,她就换洗一新,“要趁着化疗前把自己收拾干净。”套着胳膊的毛衣,被她分成两半,又在袖口处缝上纽扣,原来是为了方便挂水又不

情人节日常

□南京 刘旭

情人节那天,我照例六点即起,在儿子起床前做好送他上学的一切准备工作,他妈妈则负责喊他起床。高三学生太辛苦,晚睡早起,我们只能将喊他起床的时间精确到分钟,尽量让孩子多睡一会儿是一会儿。小子起床后,全家就如同进入战斗状态,一切按计划进行,一分钟也不能浪费,直至我将他送到校门口,方才松了一口气。每次儿子进了校园,我都会在校外停留一会,凝视着他的背影,流连着这段时光。毕竟,再过几个月,这小子就要有自己的独立时间和空间了。

白天利用干活的间隙照例给老家的老娘打了个电话,问问他们午饭和晚饭准备吃啥,聊聊她和老爹最近的身体状况。第二天是元宵节,特意嘱咐不要买路边的便宜货,最好请保姆去县城东大街上那家老字号买点儿手工大馅元宵,好吃也好消化。电话那头老娘答应得很痛快,听声音他们二人精神状态都很好,甚慰。

当天工作照例忙碌,但比平常早到家了一二十分钟,还赶在了夫人前头。两个人的晚餐比较容易对付,将周末的剩菜热了两盘。饭菜上桌,夫人也正好进门,看到她眼神里的那一点小诧异,我平添了几

易受凉。听她聊天,都是平常的事,却并不乏味。她说,躺病床上,想着这些年游过的地方,觉得人生不亏欠,她给我翻看他们外出游玩的照片和视频,镜头下的她神采飞扬;说起饮食,她说营养和美味都不能含糊,她给生病的老公买过12只老鳖,其中野生和家养的如何去辨,买回来如何清洗、加料和炖汤,她讲得我口齿生津;说起生病时家人的照顾,她的弟弟是多么的体贴,每天炖汤送了来……细问了下,才知道她和老公经历过下岗和各种再就业,挣钱并不多。“人这辈子,老想些不好的事,活得还有什么劲?我每天只记住好的,活得特知足。”这个被疾病拖得不足80斤的女人,瘦而不弱,生活不管给她多大捶打,都无法阻止她去热爱,她活得阳光明媚,热气腾腾。走近她,我有种拨云见日的豁然,内心幽暗一下散去。

人生磕磕绊绊,我惯于绊倒在坑洼里迷茫不前,像一个患病的人,在一个人的病房里郁郁寡欢。而她就像那缕阳光,来到我的窗前,让我想起一句话,“人生本就是局限求生,如果命运扼住了你的喉咙,你就要学会挠他的胳肢窝,让他松手”,不禁莞尔。

过年期间,我和先生爬方山,抄小路,赏樱花谷和梅花园,览古龙凹,经南天门,游八卦泉,再沿方山十八盘,观智慧寺遗址。绕了一圈,手机上的运动轨迹图是一个圆,我笑说,这是把阳光绣在了方山上呢。

阳光,不止在窗外,还在我们的头顶上、脚板下和心底里,只要想,阳光无处不在!

分小得意。

简单的晚餐后,我清洗碗筷和清理厨房,夫人准备儿子下晚自习后的夜宵,既要营养到位又要力争每天尽量不重样。忙完这些,两人一块出去散散步,遛遛狗,回来以后,各自窝在沙发上,看看书,刷刷手机,这是我们一天里最休闲最轻松的时光。

九点半一到,我立即出发去接儿子放学。到家时,夫人精心准备的夜宵已经在餐桌上散发着热气和香味。儿子坐下开吃,我们两个陪在边上听他讲讲当天学校的逸闻、学习中的烦恼,或是同学间的乐事。很快,娘俩就转入学习状态,我负责打扫战场,再为第二天的早餐做一些准备。时近子夜,全家三口人洗漱完毕上床,情人节的时光圆满收官。

人到中年,像情人节这类洋节,自觉与自己有点距离。不过,我也悄悄地为夫人准备了情人节礼物,不是鲜花和巧克力,而是一个大大的玩偶。我故意没有留下购买人信息,夫人很是纳闷了一阵子,她实在想不出是谁会送给她这东西。我和事先知道内情的儿子憋了一会儿,还是告诉了她,她还是如常地淡定,但那份小欢喜,我们爷俩都懂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704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